

主題：從部落到工業 4.0——「新文明」的契機  
講者：謝英俊（建築師）  
主持：薛丞倫（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時間：2020年3月27日（週五）上午 10:00 – 12: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協辦單位：文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

**薛丞倫：**謝英俊老師、副校長，各位老師貴賓大家好，我是建築系薛丞倫老師。今天很高興由成大人社中心舉辦了這個演講，然後邀請到謝建築師，我們先把時間交給我們的中心主任、副校長。

**林從一：**謝謝，謝老師、薛老師，以及各位來賓、同學、老師大家好。疫情當中，這是我第二次戴口罩講話，很不習慣，很多事情在大難來的時候都打亂了。不過，毀滅會讓很多邊緣的事情不見，讓舊有的東西不見，回到很核心的東西，他也給我們一個機會，在重建的過程裡面實現我們的價值、形成我們共識。其實有點應景，我們成大人社中心、成大人文沙龍，在這個危機就是轉機的時間點，很榮幸邀請了謝英俊建築師來分享他的建築的哲學、建築的思想跟建築的行動。謝建築師為人熟知的就是九二一地震後，投入地方的重建。後來在四川大地震或莫拉克風災等等災區，也持續推動協力造屋、自地重建的模式。

他不但協助弱勢，也讓災民在重建家園的同時，凝聚社區意識，讓建築更能反映地方特色。我是外行，但允許我多講一下，我們常常在重建過程裡面，以為是要幫助大家回到災難之前的原貌，但事實上不只是這樣子，他應該是在重建過程裡面更形塑，用英文來說”a sense of community”，把社區意識建立起來。同時在這難得的重建過程裡面，把大家的理想透過實踐彰顯出來。我覺得這是謝建築師在這二三十年來，努力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成大人社中心這幾年來我們推動「台灣學」計畫，有兩個主題，一個是台灣人如何成為台灣人，另外一個是台灣如何成為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在台灣人如何成為台灣人的探究裡，他事實上，不是一個歷史探究，是有一個角度的歷史探究。這角度是這樣，我們在探索台灣人在過去面對到災難時，不只活得跟過去一樣，他面對每一個機會、災難，面對每一個未來的挑戰的時候，他做了什麼樣的決定。透過研究台灣過去的人在面對他們的未來做決定的時候，來看台灣人的面貌。所以現有很多類似的觀點，在去年九二一地震二十週年、莫拉克風災十週年的時候，我們就一直很想邀請謝英俊先生來成大，跟我們分享這二十多年的在各地災後重建的歷程跟故事。我們相信這些奮鬥跟有創意的行動能夠啟發我們下一代，也幫助我們人社中心，看一看怎麼樣去理解共同面對未來的過程裡面，形塑我們的面貌的這樣的角度的。也謝謝台文系鍾秀梅老師，建築系薛丞倫老師，歷史系謝仕淵老師的支援。期待今天的演講，謝謝。

**謝英俊：**剛才副校長所提到的，災難，說不定可以讓我們看到比較根本的問題，想一下有沒有什麼解決之道，今天我講的是更大的問題—永續的問題。人類文明是不是要結束了？地球是不是要毀滅了？現在大家大概都有這種危機感。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來想看看，有沒有出路？如果有出路，未來文明會是什麼？我談這些是在我個人非常有限的經驗當中去想像，也是我將近二十幾年來築夢，是不是踏實不知道，是朝這方向在走。當然在二十年前，我進入災區的時候，還沒有整套完整相應的系統，其實都是在很多極端狀況的實踐過程當中，慢慢摸索出來的。是不是這條路？我不知道，但我提出來讓大家參考一下。我會舉很多實例，

雖然看起來似乎虛無飄渺，但在我們實際落實的過程當中，其實時時刻刻都在拷問：你講的是不是對的？你這樣做對不對？而慢慢積累下來的經驗。

所以我今天講的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工作所碰觸到的，就是關於「部落」還有「工業 4.0」，工業 4.0 代表現代的、未來的、實際的；另外就是我們的「社區」，在社區裡始終有個工作，這兩者中間其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是否可以讓我們看到未來新文明的一點點跡象？剛才副校長也提到，過去二十年來，我在災區協助重建的工作，甚至在偏遠地區、農村地區，和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地區，像八八水災重建，都是在台灣原住民的部落裡；而汶川地震四川茂縣，則是羌族的部落，西藏藏族的部落，四川涼山州彝族的部落。

這些年來在這裡工作，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重新認識什麼叫做「部落」？這是現在我在日月潭的工作室，在一個帳篷底下，有很好的網路，所以我稱這是我們的全球運營中心（笑），我在這個帳篷底下很有幸的工作了快二十年。我們回想一下這個部落，它基本上是人類文明的母體，我們說智人將近十萬年，不說十萬年，幾萬年總是有的。人類部落的文明幾萬年，信史文明幾千年將近二三十年，現代文明才幾百年，現代化則才幾十年，所以部落文明其實是我們的母體。很多過去的部落文明根植在我們的基因、身體裡，沒有辦法跟上我們現代文明的速度，很多社會現象跟思維其實還是部落，我等一下舉一些例子說明一下。

這是美國綠黨、或是世界上的綠黨都差不多，提出這幾點籠籠統統、未來世界的價值觀念，大概就是這幾點。例如生態智慧，我們工作當中很多是利用這個東西；草根的民主，尤其大家關心民主，在現在的社會這是越來越重要的；社會正義，不用講；非暴力，不用談，大家都理解；去中心化，到底是怎麼回事？社區自主的經濟到底怎麼回事？這跟我們主流的經濟行為是不一樣的；尊重女性，大家怎麼理解？；多樣化、國際責任、可持續。這些點出來的就是我們未來的文明、社會的狀態會是怎麼樣？。什麼叫黨綱？就是掛在牆上做不到的叫做黨綱（笑），基本上這將我們所有食衣住行、既有的觀念幾乎顛覆。新的文明狀態可能都是超乎你想像的東西，讓我們用這十個價值（10 values），來檢核我們二十年來所做的事情和這十個價值之間的關係。

從這個圖像你就可以看到，過去的，什麼叫做部落文明，跟我們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念差距多大？同樣是牽手，現代人怎麼會牽成這樣？因為現代人第一個想到的是「自我」，以自我為中心就會牽成這樣。不相信的話你們到部落裡頭，第一次去的時候一定是這樣牽手，你看到好像手交叉，手交叉是怎麼出現的？在部落裡，他是放開來，跟你隔壁的隔壁的那個人牽手，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根植在我們人類基因裡頭很奇怪的因素，也是部落跟我們現代文明的差距。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用建築來解釋部落文明跟我們現代文明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這是由英國建築師 Norman Foster 設計的柏林議會，以前是希特勒的中心，現在改變成這個樣子，放入了這十個價值觀念。第一個，綠色環保能源，利用太陽能、地源熱泵，非常高級的環保技術。還有很重要一點，它體現了民主的精神，國民、市民可以上到屋頂上來看下面的議員在搞什麼鬼，它是透明的，代表現在的民主精神，也是現代人價值觀念的極致表現，而且藝術成就也很高。

同樣的建築，在非洲部落是怎麼回事？這是非洲部落裡的議事棚，部落裡頭有紛爭或大家討論事情，就到這裡面來討論。議事棚非常矮，基本上站不起來，裡面都是大石頭，進去的人就坐在石頭上，腳插在石縫中。它為什麼這樣設計？因為討論事情一定會打架、吵架，但腳被卡住約束住了，打不起來。這才是真正的民主，而草根民主是這樣來的，村民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這也是百分百的綠建築，藝術成就連畢卡索都覺得很自卑啊！同樣的兩個建築

物，一個代表我們現代人民民主的極致，對比一下原住民部落，哪一個高明？部落文明，按照大陸王東岳老師所言，他認為那是人類文明的最高點，而我們現在則一直在墮落。

排灣族部落裡頭的議事空間也是如此，而在邵族部落的長老會議也可以看到。在每年重要的節慶之前邵族會開會來議決部落裡重要的事情，長老就這樣在一個小棚子之下進行，攝影師在旁邊拍，沒有表決、鼓掌，一堆人坐在那裡言不及義，然後一哄而散就達成共識，或者一哄而散事情全被否決，也就表示任何的決議是「全員決」。按照共產黨的講法這就叫做「民主集中」，「民主集中」是部落傳統，你我離開議場時，大家都是同一條心，裡面雖然打得半死，但最後大家會達到共識。真正民主的核心在這裡，少數須服從多數，這不用講是常識；但多數尊重少數，才有辦法妥協、才有辦法共識，這是真正的民主的核心。

美國選舉人制度，全世界就只有他們這樣做，大家都覺得不合理，明明希拉蕊的票數比川普多，為什麼川普會選上？這道理在哪裡？就是部落傳統。因為選舉人制度票數是以州為計票，在州之下的選舉採民主集中，這是不是部落傳統？這個選舉人制度就顯示了民主集中。但是州（States）範圍太大了，想要透過選票達成一個共識，還不是真正的民主，應該把州（States）縮小到社區（Communities），回到部落，以部落做一個民主集中才是理想的。所以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應該改成 United Communities of America，這個就是理想了！不知道這有沒有道理。

讓我們來看英國的議會，我們學建築的嘗試用空間來解釋這件事情。為什麼英國議會會擠成這樣？他不懂得做那個 747 的椅子來開會嗎？顯然不是的，只有在這種空間裡頭，才能達到真正的 compromise（妥協）。所以我們的議會、立法院是不是把它給拆了？叫他們到門衛室裡頭開會，說不定我們的議事水平會提高，民主的精神才有辦法實現（笑）。所以什麼叫做草根民主？我們用民主這個價值來看，在部落裡頭重新去了解民主的核心在哪裡：共享跟妥協。

我再舉一個例子，部落文明的高明之處在哪裡。這是邵族的祭典，每年重要的祭典會持續將近二十天到一個月，而這段時間他(們)將不再上山去，也不下田。而第一個祭典是將陷阱解除的儀式，你如果這段時間如果沒有把陷阱解開，抓到動物會爛掉、浪費，看這個有多高明？而在蘭嶼呢？達悟族怎麼決定芋頭田要開闢多少？是根據今年的儀式，或饋贈親友的多少，來決定它需要開闢多少芋田，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是非常有節制的。相比我們現代的文明就知道什麼叫做高明，未來的理想文明是什麼？很可能就是指人類怎麼樣跟自然和諧相處，不過度糟蹋。

我們再看看東西方對烏托邦的想像是什麼？其實就是部落。這是西方的，小小的烏托邦；東方的桃花源也就是部落，規模很小。柏拉圖的理想國則是稍微大一點的部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人對政治的 EQ 和人對政治也就是人跟人之間關係的處理，大概還是在部落的階段。歐文（Robert Owen）的理想社會主義也是部落，但這個沒多久就結束了。社區營造，為什麼要強調社區？其實就是延續這種觀念跟精神。《道德經》最後一章說的理想社會，也是如此，讀它的時候像讀天書一樣，但如果你用部落觀點的價值體系去看《道德經》將會一目瞭然。他最後第二章點出老子的烏托邦、理想社會是什麼？就是小國寡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所以部落文明在我們所有的傳統價值體系裡始終都是一個烏托邦、想像當中的一個理想社會，而「三皇五帝」、「人心不古」，全部是往後看、往部落時代看，這是有道理的。

回到我這二十年來的實踐，在這個觀念之下，我回想並整理出我們的作為，就是怎麼樣建立建築的開放體系、怎麼樣簡化技術、還有數碼化。我也會介紹一下我們慢慢優化出來的一套建房的體系：強化輕鋼結構，也講一下互為主體、講美學、怪力亂神。我們要怎樣能夠分享、合作？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系統，而當我們面對這個課題，不只是單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會有多大？我們在災區、農村的工作中，常常說百分之七十的人類，所謂低收入戶的人群，而這個領域的建築會碰觸和面對到的，是百分之七十的人類。但是我們現在的建築學、建築專業，在這個領域是碰不上的。我們既然投入在這工作裡頭，要怎麼面對這個課題呢？不可能一個個去做，一定都是結構性地、系統性地來解決這個問題。

### 1. 開放系統

第一個就是建築的開放體系，我們研發出一套這樣的做法，在每個地方都可以根據當地的材料搭配，才有辦法面對那麼大的人群也可以解決問題。而且剛剛講，什麼叫多樣化、參與、社區經濟？都不是我們單方面可以做的，必須透過居民的參與來做。所以你提供的系統一定是開放的體系，因為我們做的是新的。

### 2. 簡單技術

這個系統的技術一定要相對簡單，生產工具簡單、建造技術簡單，居民才能參與。這領域的建築很多不是商品、不是消費行為，而是生產行為，新的一個建築體系要讓居民可以自己蓋。在中國或全世界的農村地區，蓋房子是生產行為，自己蓋的或自己做的，不是現在所謂工業化、非常專業取向的，教你怎麼做、交給你什麼，不是你付錢就解決的。化是一個生產行為，所以一定要無所不用其極的，把這個技術簡單化。接下來這個影片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房子是怎麼蓋的。

(20:11 開始播影片)

這是八八水災以後我們在原住民部落做了將近一千戶，很多的東西都是部落自己參與。這個建築最難的就是這個結構，怎麼簡化到他們可以參與一起做。影片中的他老婆是部落的人，這種房子只要螺絲會擰就可以了，這對夫婦他們在屏東的瑪家農場，承包了二十套房子。只要這個架子搭得起來，其他的連尺都不用拿。我們有一套做法，很容易就可以自己做，怎麼樣技術簡化這很關鍵。

(22:28 影片結束)

### 3. 數碼化

另外我再談一點就是數碼化，這個是我們現代的技術，不要以為我們這個現代的技術有多高明，其實我們傳統的老祖宗也完全掌握這樣的數碼化。畢得格拉斯就說這個世界是由數學、數字所建構，你看這些傳統的房子其實都是數字，傳統工匠完全知道就是數字。我們現在科技電腦、AI的基礎也是數字。我們這套做法如果與數碼化、數字化結合的話，就可以貫穿傳統到未來，甚至到 AI。這是傳統建築工匠的圖，簡單的圖寫幾個字，歪七扭八的木頭都可以組織。所以我們工匠雖然拿到歪七扭八的木頭，會先吊線建立出一個虛擬的中心線，而由這個線來組織所有建築。他畫的圖很簡單，再複雜的民居，一兩張圖就解決了。但我們現在建築系教學生，一棟建築要畫幾百張圖還交代不清楚。這個就是數碼化，不只是現代，而是貫穿傳統的。這是我們整套的操作方式，如何用數字、單線圖來操作，單線圖在 AutoCAD 裡就是一串數字，如何用數字組織從設計到生產到使用，甚至到現場的管理，並用此設計一套組裝式的建築。我們九二一的時候，(一棟房子)畫了五百張圖，現在大概五張 A4 的圖就可以解決所有整個過程，這就是數字技術。

這個是我們在四川廬山茶馬古道上的一個村子，要按照原樣重建。按照電腦程式的作法，就是由幾個物件，可以組織一個很複雜的村子，只要由這很簡單的幾個物件可以對應到很複雜的建築，這之間有一個函數關係，我們要操作的則是後面的數字。因為諸位不是學建築或相關專業的，這方面我先跳過不講，不過我們講現在 AI 技術、數字、電腦，基礎其實就是數字。如果有寫過電腦程式的，現在的程式語言就叫物件導向，這個東西的基礎是數字。過去在美國的建築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為什麼這套模式語言沒有辦法推廣？主要是沒有數字基礎，跳到物件導向，很難進入像我們說的人工智能體系。有了這個數碼化的技術以後，剛才提到的我們在部落裡頭的開放體系以及簡化構法，他的人力都可以參與。部落的參與協作是受限於空間的，可是數字技術以後沒有空間的限制，所以可以跨行業合作，那就叫工業 4.0。簡單來講，未來的建築，像我們這個房子還用了很多的人工，但它的趨勢是慢慢工廠化、組件化，變成拼裝式的建築，這是未來的建築體系。一般建築體系，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間接成本，你如果能用一個數字技術、一個平台去整合，將可以節省一半以上的成本，透過雲端、網路來整合這個建築體系，這會是未來。我等一下會舉一個例子，我們如何在一個建築物裡頭，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用很低的成本把它蓋起來，而這個就跟部落的共享、協作的觀念是完全一致的。

#### 4. 強化輕鋼結構

介紹一下我們這套體系，這是我們二十年來慢慢優化出來的系統。這套體系能夠呼應我剛才講的這些，譬如說開放系統、簡單技術、數碼化、平台化，它叫做強化輕鋼體系。它是由鋼捲直接滾壓成型的，而世界上有很多這種體系，但我們的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這裡面加上了有灌注混凝土加強。我們的原材料使用薄鋼板，為什麼用薄鋼板？因為它材質穩定，可以用數字化的方式來生產，並且精度非常高，我們現在可以做到只有 2mm 的誤差。而這些優點，讓它可以平台化，成為一個整合的角色，只需搭配灌一點點的混凝土就會變得非常強。

容我介紹一下實際的項目來呼應我剛剛講的這些概念。這是在 2006 年我們在河南蘭考帶的合作建房，也是因為我們這套的作法，他(們)才有辦法可以協作。合作社這東西其實就是一種經濟的民主，我們剛剛講的 10 values 裡頭，社區自主經濟對外倚賴性可以降低。這個概念雖然有了，但真的在我們實際的運作過程當中，現代的經濟活動或生產活動其實很難達成的。我們這套做法可以用合作社、互相的人力支援、彼此互相換工來解決這個問題，很多勞動的價值在過程中被重新體現，就是一個草根民主機制。這個叫做生態技術，用當地的草和土，這些東西都是他們的傳統，成本也很低、非常環保、保暖各方面都很好。

（短片）

其實大陸農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土地無法被視為有價的「擔保品」。因為農村的土地是不能買賣的，那怎麼能讓勞動力的價值可以被估算？其實就是利用勞動力和我們現在主流的金融體系結合，他可以拿到比較低利息的貸款。否則他們農村裡怎麼貸款？一方面就是互助，也就是剛才講的社區經濟，農村蓋房是農村的支出及開銷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技術門檻要低才有辦法參與，他的勞動力才有辦法產生他的價值。

（影片結束）

這個房子基本上仍符合我們所說的 10 values，包括材料。他的二氧化碳減排約是 43 噸，43 噸的二氧化碳是什麼概念？這是最近的瑞士推出的捕碳機，就是把空氣當中的二氧化碳抓下來，這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科技的做法，他們的成本大概一噸抓下來是 600 美元，如果大量使用，有機會降到 100 美元一噸；而農民用我們這套系統蓋房子，可減排 43 噸的量，用的鋼料成本，也才 3000 多塊美金，但二氧化碳的減排量用捕碳機的成本來估算，則是 4000 多塊美金。所以我都用這個數字比較結果來和大陸的領導講，應該免費讓我們農民用鋼料，全世

界最高科技從空氣中補捉二氧化碳，還不如農民來蓋一個房子。這個尼泊爾項目也是一個極端的狀況，一戶 2000 塊美金，是一個香港的建築師協會找我們做的。建築師對建築師，特別刻薄，給你 2000 元叫你去蓋房子，建築師同行互相糟蹋一下（笑）。

我們在尼泊爾災後重建中，可以省下的材料則省，剩下的結構體要確保安全，搭配我們的空間設計，用最少量的鋼結構，其他的建材則就地取材。從成都、青藏、喜馬拉雅山再進去，共 4000 多公里，這是史上最艱難的陸運，2000 塊錢還含運費。大車換小車，運到現場，這是二十戶的量，大概有四千多件的構件，所有的標記都亂掉了。現場工程師很擔心怎麼辦，我說你不要理他，農民就會自己解決，一理他他們就不會做了，最後還真的是把房子蓋起來了。我們第一棟帶他做，大概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之後，全部自己發揮。有土用土，有石頭用石頭，撿下來的木頭，拉大鋸，像這種接法我們工程師都沒有辦法想得到，歎為觀止。這種美學可以接受嗎？不太能夠接受。假設這個東西可以符合我們的 10 values，現代文明人可以接受這東西嗎？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是不是你的問題？如果建築物在雲裡頭就可以接受，雲霧一遮的話太美妙了。未來世界就是這樣，超出你的想像的。尊重女性這個價值，讓我常常覺得比較奇怪的，是最後我們的房子都是婦女在做，男的不知道跑去哪裡，應該是跑去喝酒（笑）。

前年，2018 年，英國的 Architecture Review 雜誌全世界的住宅建築獎，我們有人圍，網路投票一面倒，我們應該是首獎了，我跟同事講「不可能啦！除非評委的頭扭過來！」受過正規建築教育的人，怎麼可能接受這樣的美學？未來的世界、文明不一定你能接受，這太正常了，所以未來的文明好像離我們越來越遠。

這是九二一後我們第一個重建的部落，從此以後就踩進黑洞裡了喔（笑）。邵族的重建，強調的是它文化的保存。我們進去時人口是 283 個人，幾天後死掉一個，變成 282 人，他是喝酒喝死了，現在大概有 5、600 人，因為族群識別法改了，有很多人登記。邵族是一個很小的原住民族群，但很奇蹟的是，他們的傳統文化尤其祭典儀式保存非常好，即使受過最嚴酷的惡質觀光文化的洗禮。這個部落的重建很多談的是他的文化、儀式，因為儀式是他們文化的核心，這個就是那時我們帶著他們重建，基於尊重婦女，基本上都是歐巴桑建造的。如果去他們的部落，看到的房子都歪歪扭扭，大家也都不會嫌，至今也是一樣。我們這幾天準備播種祭，播種祭裡各種儀式都有，這個先生媽就是他們的祭師、薩滿，是很忙的，都在認真執行他們祖先留傳下來的任務。這很有尊嚴，可以在社區裡頭進行。以前因為部落全部被沖散，儀式都在馬路上進行，重建後可以很有尊嚴的在廣場上祭拜。這個是播種祭的情況，就是這幾天會舉辦的儀式。這是未來的理想世界。

八八水災，是讓我們這套體系能夠所謂量化、工業化的生產所實作的第一個案例，大概就是我們這套做法開始的十年以後。我們總共做了差不多一千戶，Turn-Key 統包的方式，總共十三個部落。學建築的最喜歡這個，都沒有人，很酷，所以建築教育有問題。因為我們講開放性，民眾可以參與、可以改造，建築才會變成家，越蓋越好。但是我們政府就認為這是違章建築，建築學界的則說這樣的方式下，建築師的意志沒有貫徹。但像這種東西不可能是建築師做的，建築師應該離遠一點，別做太多事情。

這是阿里山的來吉部落，前幾天公視去拍，現在變成這樣了，越來越有「人」氣了。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他們的參與的話，這會毀滅，不是說好不好的問題。這是羌族在汶川地震之後，我們協助一個部落的重建，都是他們自己做的。尊重婦女，這種勞動都是婦女在做。做到一半的時候，台灣的建築師邱文傑、廖偉立、阮慶岳去參觀。我問他們說我這房子立一半的時候，你能不能想像房子蓋起來怎樣？他們說很難想像，我說我也不知道蓋起來會怎麼樣，幾

乎沒有一間是一樣的。尤其現在春天非常漂亮，如果日本疫情緊張的話你可以到這邊來（賞花）。建築師在哪裡？我們建築工業化以後，一直始終要克服的問題，怎麼跟手工、傳統結合？怎麼變成量化、多樣化？現代建築搞一百多年了，還做不到，這個系統，有沒有一點可能性？

（影片）

只要我們帶的村子都可自己蓋的，工地像是嘉年華一樣，今天他上樑，他起架子、請客、放鞭炮，生產、勞動的愉悅從這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現在買房子要痛苦一輩子，滿臉愁容。每天去打卡，慢十分鐘就接受懲罰，全世界最暴政的就是這個，遲到打卡就扣錢，還無法還貸款。我們現在面對住宅、面對房子是這種態度，但其實是可以像剛才這個樣子，用愉悅的心情，生產你的產品、作品。你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多慘？未來的世界，烏托邦不是沒有道理，還是可以做得到的，看得到的，可以摸到的，就像烏托邦那樣。

這個案例是前年吧？赫爾辛基設計週找我們過去，策展人可能也是誤解，以為我們在做好事、要表揚我們，就找我們去。赫爾辛基週在全球來說是很有份量的，已經舉辦了二十幾年，今年的項目也很特殊，也有建築。找我們去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們提出難民也可以對社會做出貢獻，於是找當地的難民，他們其實是 *asylum seeker*（尋求庇護者），不是真正的難民，讓他們也能做點事情，否則他們都住在非常漂亮的像集中營一般的房子裡，生不如死，所以帶他們出來在街頭活動一下。那個時候做建築這個行業的人，面對難民問題，磨刀霍霍做了很多相關的提案。行業裡的人認為難民是消費者，應該由政府社會單位買單。他們哪有能力消費？他們是生產者。所以我們把這個生產跟消費轉換一下，讓他變成一個生產者到底是怎樣的世界？於是就在街頭蓋房子，好心人做好心事。後來引發了右派的抗議，新納粹圍著要拆、要把這些人要趕走、示威。警察強制隔離，禁制線大概有 50 公尺，右派就在禁制線以外搭棚，晚上不睡覺都在那邊抗議，鬧得不可開交。主辦單位才知道，一直以為我們是在做好事，沒想到卻引起軒然大波。

（25:06 影片）

左派發起的反制遊行

（25:48 結束）

慘了，主辦單位不把活動告示牌給我們，否認這是他們的相關活動，我們的外交單位也閃躲。於是我們趕緊改變設計，在房子前面搭個棚子，辦街頭論壇，邀請左派右派來論壇，媒體來拍。這些右派的說，從來沒有人讓他們能真的面對媒體，因為歐洲表面上還是反納粹的氣氛，私底下可能有人支持，但表面上這個表達可是禁忌，這是右派第一次可以講話。右派的頭頭上了赫爾辛基最大報紙的頭條，我們則變成英雄，讓視同水火的兩派能夠和解。隔天，主辦單位還特地將告示牌送來，說現在可以立牌了，很多藝術家則在旁邊畫畫漫畫。開幕時，快選上總統的綠黨黨魁還有議員來站台，穿白色褲子的是苦主策展人。那天正好是 *Alvar Aalto* 獎頒獎第二天，所有國際建築記者都在，我和他們說建築不只是美學，他跟社會是息息相關。

所以說共享協作這種事情，講部落的這種精神在我們現代的社會裡頭是沒有的。尤其越先進的國家，分工越細，每個人只顧好他的那一鍋，共享協作是不可能的。從這次疫情就知道，西方社會是很脆弱的，如果有同理心，用共享協作的觀念的話，可能問題會比較簡單一點。所以未來文明跟部落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個空談，其實在我們生活當中，方方面面都有它實踐的空間。在赫爾辛基那個冰冰冷冷的城市，這是一個最溫暖的角落。

這個是我們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的作品，香港大學王維仁老師不曉得有沒有受到衝擊（笑）？香港回歸祖國、社會主義，香港那個城市的樣貌，為什麼房子蓋得像筍子一樣？全世界很少有這個東西，除了像紐約和少部份地區，會是整個城市是蓋成這個樣子的。會產生這種建築，觀念就是來自於資本以及強烈的私有化。共享協作或是我們說部落的價值體系，怎麼可能在這個地方實行？一個建築物其實外表皮花的錢是非常高的，為什麼每個做成筍子一樣，那成本太高了。像我用帳篷蓋住，不受天候影響，牆壁變成紙門都是可以的，而且彼此之間水平向都可以聯繫。既然你都回歸祖國了，社會主義的光明世界，建築物也可以改一下。這是在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看這之間的差異多大，往上提升一下，把皮剝掉，我們可以多加一些水平連接，牆打開來看起來海闊天空。這是最後的模型作品，所有美妙夢想只能以管窺天，一個箱子一個洞往裡頭看而已，不曉得這跟反送中有沒有關係（笑）。

垂直村落，在城市裡頭我們有沒有辦法用這種觀念來實行？MVRDV 一直想做這個事情，但沒有方法，最後就是做造型。我們有方法，我們認為在城市裡的建築物，主要的結構體、管線、公共設施應該跟現在的道路是一樣的，應該要被公共化。這個提案裡面有很多產權的探討，今天先不提，可以談很多。無非也就是我創造土地，其他東西交給市民或小公司去做，開發商做大的框架，該賺的錢賺走，其他交給市民來處理，這是公共架構下市民的自主營建。這個提案來自深圳的一次國際競圖，我們算拿到首獎，但這個項目沒有執行，可能是我們的想像太超前了。

有機會！在台灣！花蓮青年住宅，我就提這個方案，我們也得獎，是可以執行的。我們建議兩層樓，中間是鋼架，可以變動。這像不像歐文（Robert Owen）的社區？差不多五千人左右。現在這個案子還沒執行，還在打官司。這個也正常啦！因為我們與天堂還是有點距離的（笑）。這是玻利維亞的社會住宅，算是一帶一路的項目，鐵道部的中土，就是中國最大土木建築集團在中南美洲的一個項目，我們跟他們搭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過去中國大陸到海外的援助，或一帶一路的項目，都是連廚師都帶著去，很多是融資的，等於是中國政府借錢給他（海外國家），這是以後要還的，沒辦法還就用石油等自然資源來還，但這樣做下來成本奇高無比。聽說委瑞內拉一平方公尺蓋到將近一千塊美金，我們這才四百美金，不到一半的價格。後來南美運動會的選手村，是由玻利維亞政府透過他們找到我們，但後來有些因素所以就黃掉了。我們的作法，是鋼結構的部分由國內過去，其他的用當地的勞工、建材做，不但可以節省成本還能創造當地就業機會。這種做法在一帶一路的項目裡頭，是非常有發展潛能的。剛才講這些理論，其實在我們身邊就可以做到，有非常強的市場操作性。這個案子在非洲的吉布提，怎麼用現代的工法、現代的技術做？看起來是土房子，但裡面就是一套我們的鋼構，也有搭配沙漠地區的風塔，還有氣候考量、怎麼降溫...等。成本，也是很便宜的。

剛才講工業 4.0，這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大幹三十天，保障九月學生正常入學」，這是有 1200 個學生，5000 多平方公尺深圳的學校，要三十天內蓋好。剛才講數碼化、平台化，因為系統非常精確，所以搭配上材料、工人到現場拼裝就可以做完。過去我們做一個工業化房屋的工廠要非常大，像日本的房屋工業化的工廠，一個小房子的組件將近兩萬個，成本奇高無比。但用雲端整合的方式、工業 4.0 的概念，間接成本可以減掉一半，每個建材很便宜，成本很低、速度非常快，關鍵是我們有一套平台化的概念。

## 5. 互為主體／美學

最後談一下美學、談一下怪力亂神（笑）。在這種建築的做法裡頭，跟我們現代的建築人、設計師，最大的矛盾就是互為主體。主體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在伊甸園吃了蘋果之後人的主體出現了，一直到新的文明，到了笛卡兒更強調個人，整個資本主義就強調這種私有化、



個人，把自己、人類的慾望調到最高，主體只有自己，沒有他者。按照這種觀念，他者要參與，你的角色(主體)必須要越來越小，才有辦法互為主體，別人才有辦法參與你，而不是(個人)英雄主義。但建築領域始終無法超脫這個業障，在這種觀念下，美學是什麼思維？怎麼思考這種東西？美學這種怪力亂神反而會把這個魔鬼給釣出來。

自我。怎麼克服這些問題？原住民的音樂基本上來講就是多聲部，多聲部就是沒有一個人不能唱歌，什麼樣的音高都可以進去，五音不全也能唱，這叫多聲部。最後會形成一個非常和諧的和音，叫多聲部，像我們原住民的祭典音樂就是這種。

(10:15 影片)

這種合音是多聲部。

(10:33 結束)

不像西方很嚴格的音階，這是多聲部的，傳統的原住民音樂，他就是這樣。他有開放性，很簡單，每個人都能參與，在這種狀態，是互為主體的一個狀態。在這個狀態，對一個主體、創作者來講，充滿失控，你掌握不住。在這種掌握不住的狀況之下，假設你是創作者，怎麼面對這個課題？其實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在諾貝爾得獎後的感言，講到書寫的狀態，其中最後說到「複雜」，內容講的就是失控。作品寫到最後，變成(作品)自己走自己跑，有自主性的，他帶著你走，你會強烈感覺到在創作時自我的消失，那樣的作品就會有力量，這是一種失控的狀態，很關鍵的一點就是主體的弱化。

這個作品是我在 2009 年深圳雙年展，與芬蘭的馬可 (Marco Casagrande)、阮慶岳老師還有我一起合作的作品，我們三個「牛人」怎麼可能合作？當然有些構想、想像、草圖，都已經要開展了，但彼此還擺不平。最後我就找了那時候正好在青川做川震重建，一個美院的幹部來，他路邊隨便找民工來蠻幹就是了。我們這個團體名字叫做 WEAK，在這種狀況下，什麼都做不了，但這時候的作品，很好，所有東西非常 organic，超出你想控制的。諸位玩過碟仙沒有？一定要三個！包括白沙屯的那個進香，兩個人扛轎，一個人敲鑼，一定要三個。因為這樣你始終不知道那個力量來自於哪裡，而神就出現了。為什麼牽手要牽這樣？牽手要牽隔壁的隔壁的，因為你無法控制局面，自我就不見了。這個是在深圳歷屆雙年展中，作品維持最久的，好幾屆下來越來越精彩，不知道什麼東西、遊民也都住進去了。

殘缺，我們所有創作者都想做得很完美，但你無法控制自己，很多的美學存在於殘缺、遺憾。大家都知道崑曲中湯顯祖的牡丹亭：「原來姮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這個東西才精彩。Wabi-Sabi 大家都知道，是日本國寶級的茶師—千利休提出的最頂尖的美學境界：WABISABI 侘寂，一代茶師；跟他對比的的就是豐臣秀吉，金碧輝煌，千利休的是竹籬茅舍，所有人就覺得竹籬茅舍是高明，結果最後他被弄死掉。他講這個所謂的美學，很多就是來自剛才說的：失控、他者、自我的消失、還有殘缺，是很高的美學境界。他的茶室很小，只有一疊半，要用爬的進去，就是把自我放掉，進去後才能進入到那種狀態。還有他描述說清掃院子，最後他會找一棵樹搖一搖讓那些葉子自動掉下來，就是這種境界，很多東西是失控的，很多作品其實是在追求這種境界。

所謂互為主體，主體消失以後的美學狀態，其實充滿了一失控。這個是和王澍一起在台北的作品，他在屋頂做，我在巷子裡做，叫做後巷桃花源。剛剛講的楊柳村，這個則是在日月潭學生做的宿舍、廁所。這個是河北尿糞分離廁所，這個是四川震後做的尿糞分離廁所。這在高雄鳳山，阮慶岳策展的廁所。而這個滿有意思的，這是在福建省福州市旁邊，有個農村找我們去做東做西，我們協助他們做一個廁所，當地的工匠功力還不錯，我們只有給他一個鋼

構架，剛開始他自己挑石頭、旁邊用竹子，他做了一半，發現這個環境好像還不錯，所以廁所就變成了茶室（笑）。這是寶藏巖的一個劇場；這個房子是農民自己做的，大概一年以後再進去回訪（廬山賑災），而這個也是在山區裡頭，每次經過的時候總是要回頭看兩眼，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薛丞倫：**謝謝我們的謝英俊老師，我聽了之後有非常多的感受。想先請教謝老師，我作為一個老師，尤其是建築教育謝老師剛才也多所批判，最後再談殘缺的事情，然後失去主體性。我也很期待自己教書教到失控，讓學生可以自己發展。希望謝老師跟我們多聊聊，在這樣的理想之下，你心目中理想的建築教育，有什麼值得跟我們分享，或是應該要做怎樣的改變？

**謝英俊：**我是在工地打混出來的，動手、動身體還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的思維思考中，有很多的盲點，而身體是與生俱來的，盤古開天後給我們很好的身體。實作過程中會觸發很多想像，甚至於很多價值觀念的改變來自於身體，多動一點你的手、你的身體，這是建築教育當中要補的東西。事實上，我們建築教育裡，在建築史的探討中，應該把時間拉長，用人類學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建築。只看一百年看不清楚，因為一百年可能只在一個很小的洞裡面，應該要跨越更長的時間。所以我常常講台灣建築史，九族文化村還有一些原住民部落的房子，雖然是仿製的，但考據做得非常好，是從千千岩助太郎的研究來發展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原汁原味。建築史、建築教育應該去九族文化村上，要把視野拉寬一點來看建築。

**薛丞倫：**剛剛謝老師也給我們看到一些你理想中的烏托邦。那個形式、美學已經不是我們建築教育所在意的，或者目前還被要求嚴格要遵守關於幾何、美學、韻律、立面、空間、造形、比例等，那這些還重要嗎？如果就謝老師的觀點來看？

**謝英俊：**這些是可以學，但不用上升到那個地步。建築史的侷限很大，寧可跟傳統學習。其實我也在嘗試，像我們在山西太原理工大學，他們做很多古建跟古村落的研究。其實我們有一個計畫，我今天其實沒講整個 AI 人工智能、物件導向的設計，這在建築教育裡頭，其實像那個 **Pattern Language** 的模式語言是可以做的。而他必須建立在一種架構之下，就像我們的傳統。傳統的一個村落或建築，不是全部由一個人、一個匠師來去構思的，他有我們所謂物件化的傳承，由很多拼起來的，不是單一的。但我們現在則把整個建築變成單一的構思來衍生這些事，很多的經驗是沒辦法傳承、甚至沒辦法交流的，而建築教育應該在這方面想辦法找到一個出路，否則就是像舊約裡頭講的，學建築的這些人是被上帝詛咒的，因為你去蓋巴別塔，所以讓你講話聽不懂，各說各話。建築可以說是人類最大的積累，但是投入到建築的七情六慾太多了，很難實事求是。所以反而在極端的狀況之下，我們還可以找到一點理性的面貌，可以談、交流的面貌，那是被上帝祝福的一面。

**主辦單位：**我這邊也問一下第二現場，如果有問題的話，請那邊的工作人員打到那邊的電腦發問。

**觀眾：**我的問題是為非建築系學生問的。怎麼讓不同系所的年輕人參與到你這整個工作計畫裡頭，他們可以做什麼？

**謝英俊：**我們既然談新的文明，絕對不是只有建築，剛剛跨領域一下談一點不熟悉的美學，各行各業、世界各角落都充滿我剛講到的 10 values 中可以構思的東西，並不是只能掛在牆上，未必，各個領域應該都可以在這個原則上找到新的出路，尤其現在疫病期間，給了大家一個機會，未來的世界可能是超出你想像的，各個領域都充滿了可以操作、進行的工作。

**觀眾：**我剛剛在圖片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作品，謝建築師很多作品在部落、山野當中。其中有一個作品，你利用公寓之間的防火巷，試圖把冰冷的公寓，在都會中雜亂的公寓做某種形式的連結。公寓是在都會裡面平常的建築，最大的問題當然就是，可以連到創作，面對面同一層的也互相不認識、上下互相也不認識，我看到你試圖用防火巷小的巷道空間試圖去做某種連結，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謝英俊：**這裡提到的是兩個作品，一個叫做後巷桃花源，這是一個裝置，是由阮慶岳策展的，在台北中華路的都更區裡頭，另一個則是花蓮青年住宅的案子。後巷那個作品主要是說，台北市的市民在城市裡頭，最大的渴望，就是後面的巷子可以伸出一尺、佔有那一尺，有自主性的只有那個空間。我們這個作品，是把都市人的這種意圖極端化，去把巷子佔領，裡面又有咖啡座、又有茶室，所以當那個作品要被拆掉的時候，半夜一堆人巴在上面，可憐的城市人的夢想就投注在那邊阿！而且馬上就要消失了（笑）。當然我們在城市住在公寓裡頭，其實我們對公寓是不懂的，因為(公寓)出現的時間太短才幾十年而已。公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搞不清楚，所有就是三房兩廳、兩房一廳，然後交給建設公司，而建設公司完全就是怎樣欺騙顧客怎麼做，所以每個地方做起來都差不多，因為他們判斷這樣才賣得出去。最荒唐的就剩下那些都在蓋豪宅，門面非常豪華，三四米高的大鐵門、銅的門，但裡面住的人都不會從這個門進出，而是從後面的巷子或地下室進出，因為穿著拖鞋、汗衫從那個大銅門出來實在太不像樣。所以你做那個門幹什麼？只是為了銷售的時候騙你買那個房子？在這種商業的操作之下，人類的不理性。住在帝寶的人就覺得很歹命，花兩億住在那裡覺得很不值得(怨嘆)，歹命被人騙，被當傻子。很多人對帝寶不滿意，但是銷售推出來的時候你就會去買。因為我們這個經驗(住公寓)是很少的，犯錯、當傻瓜是很正常的。

**觀眾：**建築師你好，我是建築系大三的學生。我最近有在看一點禪學的書，你剛才說的美學的狀態很像禪學裡面無我的狀態，把自我壓到最低，不要太做自己。但好像每個建築師還是會有自己主體比較強烈的創作慾望，你如何在保有自己主體創作慾望的同時，跟環境還有社區之間取得平衡。因為其實做設計如果沒有提出一個很強烈的 **argument**，好像是因為什麼因素都可以做變動，在您說的那樣的狀態下，我們這樣主體強烈的 **argument** 還是重要的嗎？

**謝英俊：**從頭到尾就是希望主體盡量減弱甚至於消失，所以我們一直在講部落的文明。這個問題就是(人類在伊甸園)吃了蘋果之後，沒辦法，你就有業障，所有宗教開始說你有罪，所以你覺得現在那個罪孽是蠻難去除的，吃齋念佛那是消除業障的一個方法（笑）。包括《道德經》裡講的事情其實都差不多，人類文明從那邊分界的。為什麼我剛才講的很多烏托邦，講的就是那個文明之前的狀態，人吃了蘋果以前的狀態。

**觀眾：**老師您好，想問一下。剛才看到他們在蓋房子很像傳統木造建築的蓋法，可是那些居民應該有現代營造的知識，他們會不會懷疑這樣的過程是不是安全，或他們腦內其實有點相悖的情況。老師在現場說服他們，讓他們有信心可以把他蓋出來，或者這些現代營建的知識在那樣實構築的過程中，有什麼價值是被保留的嗎？

**謝英俊：**我們現代建築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都沒有傳承？除了傳承以外，那是所有人非得要去 K 書才知道的知識嗎？其實不需要，傳承有方法。而且剛才講的一直想做的物件導向 (**Pattern Language**) 的那套體系，知識是資料處理的問題。人的直覺只要經過簡單的肢體訓練就可以解決，所以沒有那麼難。因為現在的我們都不動手，所以對一些力學的觀念、手腳跟工具各方面的能力變得很生疏。只要有一個訓練之後，要有這種本能跟直覺是很簡單的，尤其在農村裡頭或以前傳統的社會裡頭，大部分的建築技術是大部分人都有，只有師傅工匠持有一些特殊技術。那是本能，建築本身就是一個本能，所以去獲得知識沒有那麼難的。現

代人不可能像傳統，但現代人有現代人的解決方法，就是我剛才講的物件導向的做法，它是知識處理、文件處理，來解決這個經驗（傳承）的問題。

**觀眾：**我是建築系大三學生，我想問的問題是，就前面你提到在中國那邊少數民族，用輕鋼架去做他們自己的，這個未完成的樣貌可以協助他們發展出社區或民族的本體性。那棟房子到後來你只提供他們構架，所以會長成他們心目中的樣子。但是在中國最近他們在做的事情好像是盡量在減少少數民族他們的主體性，這種情況下，你是怎麼有辦法在他們的社區做這樣的事情？

**謝英俊：**當然這很多是社會經濟政治的影響，不是技術的領域。他們是否有他們自己的特色，在技術上比較容易處理，至於政策各方面是比較難解決的，這兩個不能混為一談。大陸因為發展速度太快，政府力量太大，對很多少數民族文化的傷害是比較大的，或他的多樣性慢慢在減少，這是我們現代化過程當中都會出現的問題。不只中國大陸，你看美國，把印地安人全部消滅掉了，最單一的就是美國，而且你們認為他是最文明的地方，但相對地他多樣性更低，這是普遍化的現代文明人的問題。包括體制、政治、經濟各方面在面對多樣化、可持續、維持這些東西，就是剛才講的 10 values，甚至是回到部落文化的狀態。

**觀眾：**老師你好，我是想問說，現在這些 project 好像都在農村或難民有關的地方。但我想問你對我們現在城市、都市，有沒有一些想像？雖然短時間內要改變很困難但我知道，有沒有一些期望或期待，可以怎麼樣用建築的形式去創造。

**謝英俊：**我們其實也做蠻多五星級酒店的，沒有放出來，現在在大陸做的這種觀光旅遊的很多，國外也有很多找我們做的。其實骨架觀念基本上沒有不一樣，你的問題應該已經差不多解決。對於城市，城市有城市的做法，剛才也提到一個關於城市比較極端的例子，很多我們現代建築也照樣可以用這個模式做，也就是當初現代建築開始的時候，柯比意（Le Corbusier）他們雖然提到開放體系，但沒有做到，後來沒有發展，因為市場經濟、商業競爭，與所謂的開放性發展不同調，所以在城市裡頭這個發展空間還是很大的。

**觀眾：**你好，我想再追問，在未來的狀態，請問建築師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如果象徵建築師、設計師的那些標籤都消失，建築師扮演的角色會是怎樣？

**謝英俊：**我去年在高雄美術館有個展覽叫做「為無為」，建築師所為何事？建築師可為之事太多了，只是說因為我們對於這整個這方面的認識比較缺乏。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為何事？現代建築師所碰觸的建築案件之於全人類的建築大概占不到百分之十。你現在覺得你做了很多事情，但還有百分之七十、九十的人你碰觸不到。你不要擔心你沒事做，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只是你現在可能在做很無效的事情。我們的建築很難傳承，在事務所和建築系畢業學了五年、七年的工作人員，得像白痴一樣從零開始，做到差不多可以有所掌握，已經六、七十歲，你跟隔壁的人所做的沒效率的事情、犯的錯誤是一樣的，而浪費大部分的時間以為你在做有意義的事情，但其實是完全沒意義的。你忘了還有另外百分之九十的人你碰不到，所以不要擔心沒事做，你要所為何事，要弄清楚。

**吳永毅：**剛同學問的。你講到一部分，就是說建築到最後是讓農民村民自己蓋自己的房子，他就不是個異化勞動，不像我們房子不是自己蓋的。但是像在災區農村可以實現，可是到都市裡面怎麼實現？像我們這些人怎麼被動員到可以自己蓋自己的房子？剛看到你好像有一個案子是有這個可能性，就是那個花蓮社會住宅，有個主結構但中間可以去調整，可以多講自己的房子自己蓋，主結構的空間到底可以做什麼嗎？

**謝英俊：**這是解決我們現在都市包括社會住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絕對是可行的。簡單講，現在開發公司或政府蓋的社會住宅，你再怎麼設計，什麼三房兩廳、兩房一廳，就是在做幾雙鞋子讓大家穿。我們的生活極其複雜，我們的需求多麼多變，為什麼卻都住在那幾類的房子裡頭？你看我們放開來讓他自己去改，改得千奇百怪，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需求，為什麼這種思維方式沒有辦法解放開來呢？蓋那麼大的架構的建設公司、營造廠或政府，他怎麼會去告訴你，你的需求是什麼？花了那麼大筆的錢，去買完全不適合的鞋子來穿，為什麼做那麼荒唐的事？為什麼不交給市民去做，你去做那個框就好，其他交給個人、小的公司自己去做。所有開發公司都越做越大，甚至要解決都市問題、解決你生活的細節，怎麼可能？這不可能。我們只要思路換一個，像剛才講的，裡面的輕鋼架變化無窮，小公司也可以做，大的框架政府來做，你可以賺的錢你賺走，其他交給小的營造廠、開發商去做。可行啊！為什麼不可行？是因為你思路沒有放開。

**薛丞倫：**好吧!那個同學想要再補充一下

**觀眾：**：剛剛聽到五星級酒店之後我就有另一個疑問，因為在我想像的五星級酒店其實完全違背部落文明、共享協作的概念。他不可能自己蓋的，住的人不一定；再來，之所以是五星級，那些建築是去貼合人最基本的需求，現在已經知道要蓋個五星級酒店，你怎麼要在這個目標是五星級的前提下，盡量去貼近部落文明的感覺？

**謝英俊：**我剛才說要成為一個體系，它的適應性要夠強，五星級酒店也可以用輕鋼，因為我們有一套做法，很環保、很經濟又非常高級，所以說沒有差，只是說，它可能原本是下 18 層地獄，現在是下 17 層地獄（笑），他還是可以對人類社會有貢獻，只要用我們產品。這樣做可以讓你再往上一點提升很多。五星級還是可以這樣做，也可以做到很環保，但沒辦法做到我們想要大家共享的目的。

**薛丞倫：**我想補充一個小故事。十幾年前我剛回到成大教書，有一群學生在謝老師啟發之下，自己開始在建築系館的屋頂蓋房子，蓋了一些他們的設計工作室，因為他們覺得建築系給的工作室不好用。這引起軒然大波，因為牽涉到很多學校的治理，以及建築系主任跟這些老師、同學的問題。安全的問題都被拿進來討論，持續幾個月還是不免被要求拆掉。不過這件事也給我很大的啟發，學生在自己建造屋頂違建的同時，是用開放式系統的工法，在不破壞原來建築構造材料，撐出一個足夠安全結構強度的工作室。我希望今天的分享給同學同樣的啟發，可以在你們未來，不管是建築或是社區，還有我們人社中心的這些相關同學老師的理想之下，都能夠有一樣的啟發，再次謝謝謝老師分享。

（整理 朱英韶／校對 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